

阿根廷电商独角兽的政治影响

袁梦琪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支撑的生产方式革新了各个国家的所有行业发展,其中许多新兴的企业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带动行业内部的运行模式,原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种新技术公司的兴起大多借助互联网经济,它们渗透到社会各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甚至卷入政治领域。

在阿根廷,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经济近十年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途中也面临着不少的困难。随着独角兽企业的蓬勃发展,这部分经济力量的日益壮大,阿根廷国家需要深入思考应该以何种方式与这部分社会力量和谐相处。

一、独角兽企业初探

阿根廷的独角兽企业是拉美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反映阿根廷乃至拉美其他国家独角兽企业和政府关系的基本情形。

阿根廷现拥有六家独角兽¹公司(Mercado Libre, Globant, Despegar, OLX, Autho 和 PRISMA),分别致力于电商服务、在线旅游服务、资金交易平台和软件开发等。这些公司的兴起均借助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例如,“自由市场”(西班牙语: Mercado Libre)公司创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阿根廷的维森特洛佩斯(Vicente López)区。公司的创始人马科斯·加尔佩林(Marcos Galperin)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将美国电商的运营模式在阿根廷本土化,并获得了学校投资人的首笔资助从而开启了创业之路。²这些独角兽公司创始人的求学背景或海外经历使得他们在经济观点和政治看法上与阿根廷传统左翼政府往往背道而驰。以加尔佩林为例,他个人在经济上支持自由市场、减少政府监管,政治上希望一个小政府的组织形式。

公司在创立之初经历了阿根廷2001年的经济危机,面临巨大的融资困难。在2003—2015年的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期间,政府采取的逆全球化政策使得整个阿根廷国家市场相对封闭,同时因为互联网经济彼时在阿根廷还不具规模,独角兽公司体量小又受制于紧张的政策,未吸引太多社会关注。随着互联网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此类独角兽企业开始更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自由市场”现在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电商平台,它提供的服务包括进行日常商品的购物、在线支付、物品拍卖等,还给个体的房产和汽车销售商提供线上营销渠道。这一电商平台还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众中积攒了好口碑,与政府也进行了更深入的互动。

二、国家与社会的正和博弈

在倾向于市场化改革的中右翼政府的支持下,“自由市场”迅速扩张并提升了区域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还改善了阿根廷原本单一的经济结构,实现国家能力的提升。

在中右翼党人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执政期间(2015—2019年),他坚持推动阿根廷企业界的发展和吸引投资,独角兽企业迎来了更为友善的政治环境。随着拉美地区通讯基站建设扩大和道路基建建设完善,阿根廷互联网渗透率已达68%,明显高于全球平均的41%。³智能手机的逐渐流行也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环境,同时物流条件也更

为友好。在 2017 年 3 月 28 日，阿根廷国会通过了新的企业法，这部新法包括了一系列旨在激励创业和投资活动的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新法为阿根廷的公司提供了快速注册的通道，允许新公司在 24 小时内通过互联网以简化的商业实体 (SAS: Sociedad por Acciones Simplificada) 模式开展业务，这为“自由市场”商业版图的扩大和潜在的增长提供了便利；第二，新法给投资者提供了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他们开展更具有挑战性的投资行为，对于选择投资较不发达地区的投资者，他们可以获得最高达到 85% 的免税额度，可以引导企业前往不发达地区进行市场调研和商业开发；第三，政府支持并创建了一个新的种子基金公司 (FONDCE)，为不同的项目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实现新的项目孵化目标。另外新法还允许全国各地的企业家通过众筹平台来获得项目的投资，这样能更好地集中社会资源，促进市场的流动性。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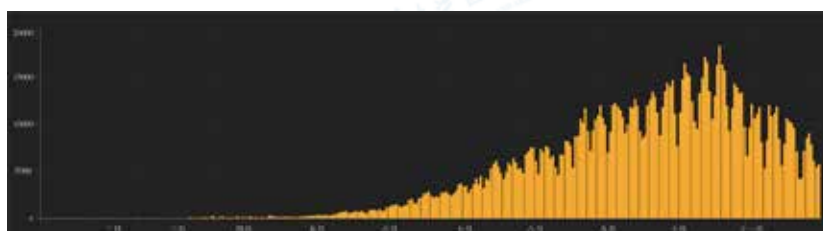
马克里政府对企业友善的政策，促进了大量初创企业的产生，也使得这部分社会人群进入市场的积极性被动员起来。“自由市场”这一独角兽公司此时在政府的支持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迅速地扩大商业版图，完成对多家商业公司的并购。在 2016 年该公司的每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2%，19%，4% 和 4%；⁵ 而在 2017 年时，因为受益于政府优待，同比增长率分别上升为 48%，30%，30% 和 42%。该公司的电子支付平台全年完成 2.3 亿美元总额度的支付操作，净收入达到 13 亿美金。⁶ 阿根廷的经济发展短板主要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改变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和制造业，此时马克里政府通过对企业和市场的支持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发展，这种既有嵌入性又不抛弃自主性的关系⁷ 使得阿根廷的科技产业独角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也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 (mutual empowerment)⁸ 从而实现了国家能力的提升。

三、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

随着阿根廷中左翼力量执政，独角兽企业的发展面临更多的限制和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与这部分社会力量处于相互压制的状态。

2019 年 10 月 27 日，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 (Alberto Fernández) 被选为新的阿根廷总统，原本对市场宽容的政策红利期随着阿根廷左翼政治力量的回归被中断了。费尔南德斯总统对市场经济活动实施更为严苛的监管，对外汇进行管制，重用工会的力量。不曾想到的是，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称：新冠）的蔓延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失业人群陡增，投融资环境紧张，也使得各大企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但同时线上购物、在线办公、医疗健康等相关领域异军突起，获得新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各国政府呼吁大众居家生活、办公后，许多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始大批量地涌入线上，各大电商平台也因此迎来了飙升式的发展。在阿根廷，该国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发现首个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费尔南德斯总统很快地采取了行动，在 3 月 20 日宣布全国实行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如非必要的生活采购不得在公共区域逗留，并且对非阿根廷本地居民关闭边境 15 天。⁹ 其主要目的在于快速切断来自欧洲，尤其是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潜在传染源。这一政策确实是有效地遏制了新冠确诊病例的增长，但是也使得实体经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关闭国境的政策使得原本的跨国经济联系也被削弱。在严格隔离令的控制下，阿根廷新冠确诊人数却一直持续增长没有平缓期。¹⁰ 截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阿根廷的新冠确诊人数为 124 万余人，位居世界第七，在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全国 23 个省和首都联邦区均有确诊病例，且每日增长数量居高不下（见图 1）。¹¹ 居民们一方面出于政府的高压隔离政策而减少外出，另一方面也因畏惧外在病毒的危险而主动选择居家。不论是哪种决策，居民们发现通过线上购物来满足日常所需是当下最合理的生活方式。因此，阿根廷的互联网经济在疫情期间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自由市场”在此时作为拉美最大的电商平台，得到了阿根廷乃至拉美人民极大的重视。

图 1 阿根廷新冠确诊病例日增人数（单位：人）



资料来源：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在拉美, 47% 的网络购物者都会选择“自由市场”, 只有 17% 的用户会选择亚马逊。根据该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的报告, 该公司的服务范围覆盖了拉美的 18 个国家, 注册用户达到 4 亿。自年初到 2020 年 9 月 30 日, 已实现 4.8 亿多笔交易, 净收入达到 11.15 亿美元, 电子支付和手机钱包的运行数额均达到 100% 的同比增长。¹² 现在居民前往果蔬店、肉店等都可以使用该公司推出的 Mercado Pago 电子支付平台来完成收付款, 这样的方式不仅更方便快捷, 也可以减少货币流通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冠病毒传播隐患。¹³ 与大多数企业相反, “自由市场” 自疫情爆发以来并没有进行裁员而是招聘更多物流管理方面的人才, 并表示会加大在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力度, 用于扩大物流网络和仓库管理。在任何人看来, 该公司在疫情期间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既解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问题, 又分担了一部分就业压力。

此时的阿根廷政府对独角兽公司却采取了另一种对待态度, 费尔南德斯领导的政府内阁首先是调整了对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 2019 年颁布的第 27506 条法令 (Ley de 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大公司需要比中小型公司缴纳更多的企业所得税, 对于虚拟经济将不再支持自主发展,¹⁴ 这也就限制了软件服务项目的发展, 也打击了“自由市场” 搭建现金支付平台的规划。接着政府还和阿根廷邮政联手推出了类似的电商平台 (Correo Compra) 和相应的物流平台, 以国家为支撑来同这一独角兽企业竞争线上市场份额,¹⁵ 试图用替代和强制退市的手段将这一独角兽企业赶出互联网经济的大潮。另外, 政府还纵容其他政治力量对独角兽企业的破坏, 阿根廷总工会的领导人乌戈·莫亚诺 (Hugo Moyano) 带领工人占领自由市场公司的物流中转站, 阻止货物的发出, 仅仅是因为该公司没有将物流部门的员工划分为装卸工人工种, 进而向卡车工会缴纳会费。¹⁶ 与此同时阿根廷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塞尔吉奥·帕拉佐 (Sergio Palazzo) 也向这个公司发难, 认为他们有违规的现金交易经济活动, 需要央行对该公司的行为进行彻查。¹⁷ 费尔南德斯政府领导下的阿根廷国家试图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强力来控制社会各部分的行为, 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关系, 即不管独角兽企业是否对阿根廷经济发展有利, 它所遵循的发展路线应该是国家能够规制和渗透的才可行。

结语

阿根廷的独角兽企业, 以“自由市场” 为例, 经历过与政府 (国家) 的蜜月期, 在疫情期间虽然表现较好, 社会责任感充足, 却没有能继续保持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赋权的双赢关系。这不仅仅是因为企业领导人和执政者之间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战略思维不同, 还因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和 innovation, 使得国家或者说政府现在面对着一个极其难以捉摸的商业组织形态。互联网经济的出现使得政府原有的监管机制失灵了, 大量的个人层级的和企业层级的微观交易行为不再受政府的控制, 这种独角兽企业带来的新技术工业暂时地创造了一片政府权力真空的空间。企业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呼吸”, 但是却让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失去了监管的行动能力, 来自“利维坦” 的凝视被天然地阻隔了视线。当他们意识到政府监管有漏洞时, 独角兽们往往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网络和坚实的顾客群体, 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变革难度加大。在一种强国家模式中, 往往这种在微观层面行政权力的缺失会造成国家的不满, 加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 从而影响国家的稳定性。¹⁸ 另外, 因为独角兽企业大多数都是依赖互联网经济或者是高科技产业, 这种商业模式的更新换代极快, 还可能会出现各类技术的突变性发展、各类业态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突发性现象级事件, 使得立法机关和政府应接不暇。不同于过去, 决策者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和研究他们需要面对的特定对象, 从而有能力找到合适有效的监管工具。但是现在政府受到多中心权力结构的牵制, 很难在立法、司法方面得到强有力的即时反应, 所以往往国家角色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相对滞后的,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不再是传统的线性渐进式, 而有可能是呈现快速螺旋型上升曲线或者是指数型增长曲线状态。

面对这种可能造成国家与社会强烈冲突的潜在问题, 各方都应该提前准备好应对措施。首先, 国家需要在相应的政治治理层面对这些独角兽企业的出现做好准备, 尤其是在相应的立法、司法方面。对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可能无法深入到的微观的层面, 国家要敢于抛弃利维坦式的做派, 而学会和社会、市场、独角兽们进行良性的互动, 从而实现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例如阿根廷的行政部门可以对独角兽企业解决疫情期间失业问题上进行一部分的补贴, 来弥补税收政策不平等带来的反抗情绪。其次, 随着独角兽公司的更进一步崛起, 它们代表的社会阶层将不会再仅仅满足于政府吸纳式的整合, 而更希望能有空间使它们参与到政策、规则的制定中, 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社会运行法则。这同样要求国家在政治制度层面完善社会在国家政治中的准入机制, 国家可以部分地、适量地扩大社会参与的权力, 同时也不可放松政府正确的监管力度。

袁梦琪,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国家为阿根廷。

参考文献

- 1 这里将早期的独角兽企业都归纳在这个类型中, 包括已经上市的, 但是曾经获得独角兽名称的公司。因为本文中的“自由市场”(Mercado Libre)在2007年时该公司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 也是拉美地区首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技股。
- 2 Irene Caselli, “The man behind the eBay of Latin America”, *BBC*, (October 12, 2014),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29423534>.
- 3 “Individuals using the internet (% of population) 2015—2017”, World Bank, (2017),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IT.NET.USER.ZS?end=2017&locations=AR-1W&start=2015>.
- 4 *Ley 27.349*, Congreso de la Nación Argentina, (March 29, 2017),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rmativa/nacional/ley-27349-273567/normas-modifican>.
- 5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16 Financial Results”, MercadoLibre, Inc. (February 23, 2017),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16>.
- 6 “Reports: Fourth Quarter and Full Year 2017 Financial Results”, MercadoLibre, Inc. (February 22, 2018),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mercadolibre-inc-reports-fourth-quarter-and-full-year-2017>.
- 7 Peter B.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27-250. 随后埃文斯发展了这一观点, 提出了国家社会协同的概念, 见 Peter B. Evans,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8 Wang Xu, “Mutual Empowerment of State and Society: Its Nature, Conditions, Mechanism, and Limit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1, No. 2, 1999, pp. 231-249.
- 9 “Argentina: There is no economy without health”, WHO, (July 19, 2020), <https://www.who.int/news-room/feature-stories/detail/argentina-there-is-no-economy-without-health>.
- 10 政府在4月27日居家隔离延长令中规定居民可以每天有最多1小时的放风时间, 但是只能在家附近500米范围内的区域活动, 不可使用公共交通, 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并且佩戴口罩。“Coronavirus en Argentina: Alberto Fernández anunció la prórroga de la cuarentena hasta el 10 de mayo pero flexibilizan las salidas de los hogares”, *Infobae*, (April 25, 2020), <https://www.infobae.com/politica/2020/04/26/coronavirus-en-argentina-alberto-fernandez-anuncio-la-prorroga-de-la-cuarentena-hasta-el-10-de-mayo-pero-flexibilizan-las-salidas-de-los-hogares/C>.
- 11 *Reporte Diario Vespertino*, Ministerio de Salud, (November 8, 2020), <https://www.argentina.gob.ar/coronavirus/informes-diarios/reportes-noviembre2020>.
- 12 “Reports: Third Quarter 2020 Financial Results”, MercadoLibre, Inc. (September 30, 2020), <http://investor.mercadolibre.com/static-files/c216f5a1-13d5-48b1-8674-54f270b004e3>.
- 13 作者对阿根廷当地居民的线上访谈, 2020年10月27日。
- 14 Los cambios en la ley de la Economía del Conocimiento apuntan a lograr un modelo de desarrollo dinámico e inclusivo, Ministerio de Economía, (October 9, 2020), <https://www.argentina.gob.ar/noticias/los-cambios-en-la-ley-de-la-economia-del-conocimiento-apuntan-lograr-un-modelo-de>.
- 15 Federico McDougall, “Correo Compras: irregularidades, quejas de usuarios y fuertes críticas al ‘Mercado Libre estatal’”, *iProUP*, (October 28, 2020), <https://www.iproup.com/economia-digital/17897-correo-compras-denuncias-contras-el-mercado-libre-estatal>.
- 16 Esteban Lafuente, “Mercado Libre. Cuando la empresa más valiosa pelea con un socio del Gobierno”, *La Nación*, (July 16, 2020), <https://www.lanacion.com.ar/economia/negocios/los-moyano-respaldo-politico-del-gobierno-nid2398873>.
- 17 Juan Manuel Barca, “Galperin, en la mira: bancarios exigen que el BCRA inspeccione a Mercado Libre y reencadre su negocio”, *iProUP*, (November 2, 2020), <https://www.iproup.com/finanzas/17968-mercado-pago-plan-k-y-de-la-bancaria-para-afiliar-empleados>.
- 18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 another*,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58-94.

《区域观察》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海淀区清华园 1 号

中国, 北京 100084

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

电话: +86-10-62787747

官方网站: <http://iias.tsinghua.edu.cn/>

协调人: 张静

本期执行编辑: 段九州

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霆懿、李宇晴、杨崇圣、何演、周燕、郑楠、

段九州、傅聪聪

未经授权, 请勿转载, 引用请注明出处。